

非常心动系列

黄虹坚 / 著

五月的第一天

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黄虹坚 著

五月的第一天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五月的第一天/黄虹坚著. —合肥: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05.3

ISBN 7-5397-2716-0

I.五… II.黄… III.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26489 号

Wúyuè de Dìyī Tiān

五月的第一天

黄虹坚/著

出 版 者: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 版 者 地 址:安徽省合肥市跃进路1号 邮政编码:230063

图书发行部电话:(0551)2632113(办公室) 2619156(传真)

E-mail: ahsebwsh@mail.hf.ah.cn

策 划:何军民

责 任 编 辑:何军民 季红跃

封 面 设 计:华典设计

插 图:丁晓晨

制 作:安徽远航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
发 行 者: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 者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图书印装分公司

版 (印) 次:200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:4.75 定价:8.00 元

ISBN 7-5397-2716-0

凡本社图书出现倒装、缺页、脱页等质量问题,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

自序

少男少女,这是成长的每一步都充满了困惑、烦恼、寻觅、确认的阶段。孩子一步步走出了他们的天真幼稚,开始独立面对生活,在顺利和挫折间彻底告别了童年,完成了精神的蜕变。这个过程中青春的躁动,包括用反叛确认自身的存在、对周围事物和人的好奇、种种朦胧的向往……是这个年龄的特点,它展露的是人类成长中一种美丽的诗意。

我们要承认这种美丽和诗意,我们要帮助少男少女寻找、体味这种美丽和诗意,它们是少男少女日后生命的亮色,能使他们在生活的丑恶、黑暗、无奈面前,保留一点直面人生的勇气。

有一天,我在地铁月台上等车,我见到一个男孩子,就是我们常见的那一类中学生,穿白衬衫蓝背心的那种。他长得瘦高,发育没完全,可是肩膀已经长宽,看得出他很有希望长成一个伟岸的男子汉。我

又见到一个女中学生,也是我们天天可以见到的那种清纯少女。从校服看得出他们是同一所中学的。他们最初相隔两米站着,眼光只盯着面前的广告牌,好像在专心等车,只在专心等车。但我的感觉告诉我,他们认识,他们彼此有感应。不过他们还不十分熟稔,他们在等待一个时刻,可以令彼此更进一步熟络和亲近的瞬间……

非繁忙时间的地铁班车总是很疏落,等车的人开始骚动——看列车来的方向,看钟或手表,向同伴抱怨……男孩子开始改变他站立的姿势,他努力令自己看起来更自然潇洒一些:他挺直了腰,仿佛不经意地把手插进裤兜,向女孩子迈过去一步,发出信号:有没有搞错呀?这么久都没有车!女孩子把鬓发撩到耳后,仿佛是它们妨碍了她的接收而听不清楚。这样,她就找到了充足理由朝男孩子迈进了一步……他们就这样越走越近。到车来时,我看见男孩子不自觉地用身体为女孩子挡住有一点心急的乘客,让她走在他的前头。在车厢里,他们并排靠着车身交谈,可是谁也不望谁,但我能在他们羞涩而兴奋的表情中捕捉到两颗

心那一刻的交融……

那一瞬间,我心中年轻的那一隅忽然漫过了温暖的潮水,我蓦然记起了生命中的某个时刻:也是在列车上,我和一个长得很结实也很帅气的年轻人相对站立,那是我多么遥远而又渺茫的一次心动。我早已不关心那次没有结果的、也许是从没有开始过的情梦,可是我仍能回忆起那一刻心的搏动。现在,我的心很大一部分已经苍老枯萎,它用足够的阅历和智慧告诉我:留在我心上的初恋,也许不是哪一个人,而是那种心跳、那种氛围、那种感觉。我的心一下子潮润起来,我豁然开朗:我要去写一个初恋的故事,不仅为少男少女,也为成人,有过初恋和没有初恋的成人。

交出《五月的第一天》小说稿后,我的心那年轻的一隅又开始骚动起来,另一些也许是在街道上、医院里、学校中见到的中学生又叫我不安分了。

五月很快又到了。也许,到了五月的第一天,另一部等着你们响应的“成长小说”又该动笔了。

来吧,亲爱的五月!这是莫扎特作曲的《渴望春天》中的第一句。他们的春天怎

么会那么迟呢？我们这儿的五月早已是夏天了。

夏天也是我喜欢的，那是因成熟而丰饶的季节。





目 录

自序 1

第一章 三角地的笛声 1

第二章 送货人 10

第三章 吹笛人 24

第四章 只是一部旧电脑吗 ... 39

第五章 凄惨的故事 50

第六章 希望会更好 63

第七章 外婆的萝卜糕 71

第八章 五月的第一天 79

第九章 妈妈哭得死去活来 ... 91

第十章 徐小姐的男朋友 10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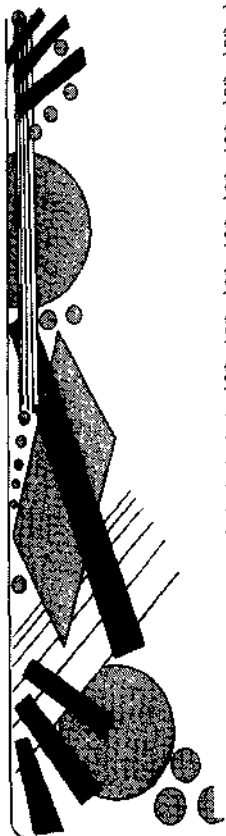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一章 傻妈妈 120

第十二章 伤离别 129

第十三章 让五月在远处永远

感动我们 138

五月的第一天



學 校 教 育 研 究

走。那个做妈的忙不迭地向老师道歉：“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回去一定好好教教他，下次再……”她从头到脚都穿金戴银，十个指头恨不得都套上金银钻戒，既显得阔、艳，也很俗。

“对不起，Kevin不太适应我的教学，赵太太你另请高明吧！”徐小姐还是绷着脸，不顾那位赵太太一脸愕然，翻开了名册，“哦，宁冬馨，坐下来开始吧！先弹弹巴赫。”

冬馨小心地坐上还留着Kevin屁股余温的琴凳。

冬馨明白那个Kevin其实是害怕这个不见天日的房间。冬馨她们家买现在这层楼，妈妈特地“借”来六姨婆的孙子。那个一岁多的孩子一进去就拍手雀跃，妈妈高兴地说：“好，就是它了。”若把那孩子抱进这么个屋子，他也一定会像Kevin般哇哇大哭，害怕嘛。冬馨第一次跟妈妈上门时，直觉得那窗帘里藏着日本电影《午夜凶铃》里的贞子，一想到说不定什么时候她就会蹿出来，心便止不住地跳。

徐小姐也叫人不舒服。冬馨跟了她一年半，她从来不问冬馨住在哪儿，家里有

什么人。冬馨不太记得她笑过，弹得好的时候她说：“Good，你还可以弹得好些。”弹得不好她就说：“Once again——我说的是专心再弹一次。”

妈妈虽没见过徐小姐，却坚持让冬馨跟她学琴，因为她把廖叔叔的儿子教得一次便考过了八级。冬馨本来跟的是男老师，一个正在浸会大学念音乐、成天都笑的大学生。到她升上中二，妈妈便不由分说托爸爸的朋友阿廖替她找到了徐小姐。冬馨听见她压着嗓门对表姨婆说：“女儿大了，成天和男孩子在一起……”冬馨便背地里撇嘴：“哼，怕我拍拖？瞧那大学生跟傻瓜似的，他想，我还瞧不上呢！”她忍不住想冲出去朝妈妈嚷一通，末了却不敢，妈妈一定会拿出她的杀手锏：眼泪汪汪，无声流泪的那种。

妈妈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，说徐小姐一定会专心寄情于教琴，因为她无儿无女，没有牵挂。冬馨忍不住说：“怪不得她总是冷冰冰的。”妈妈说：“老师严格，对你们这些十几岁的中学生才好呢，严师出高徒嘛。”说完，她捅捅爸爸，希望他帮腔。

爸爸从一叠厚厚的文件中抬起头，敷

衍地说：“对了对了，听说那个老师名声在外，学生早就满了，廖叔叔开口才……”

妈妈打断他的话说：“你廖叔叔在政府当官，人家是给他面子——他说你是他表侄女。”

昨天练完琴，徐小姐少有多说了两句：“还有两个月就考级了，多花点时间练练。下一个，你是……哦，是心儿吗？坐下来开始吧。先弹《致爱丽丝》……”

冬馨失望地想：“她哪怕只说一句鼓励的话也好啊……心儿，心儿，琴凳还是暖乎乎的呢，你能等等再坐上去吗？”

那个叫心儿的胖女孩很困难地爬上了凳子。把一双胖手放上琴键之前，她小心地看了看那一幅重重叠叠的窗帘。

徐小姐就这样一天天地、一年年地躲在挂着怪异窗帘的屋子里，说着同一套话，查找着名册，认学生的名字，注意着进度。

妈妈却有自己的看法：“女孩子有一技傍身，不用抛头露面谋生，看你的老师一天教七八个学生，算下来一个月少说也有七八万，让你学琴就是希望你将来有份安稳饭吃……”



爸爸从文件上抬起头,皱皱眉说:“你
不能少说两句吗?女儿的话都叫你说
光了……”

妈妈又是没接他的话,说:“阿宁,你
明天还要上广州呢,洗过澡睡觉吧。”多年
来妈妈都用爸爸的姓叫他。

前年爸爸和别人合作在广州开了一
家会计师事务所,一星期有四五天在
广州。

爸爸打着呵欠洗澡去了。

妈妈却没有放过冬馨,瞄瞄墙上的钟
说:“还差二十分钟呢!”

还得再练二十分钟!冬馨叹了口气,
心里一个劲地想:“你爱练你自己练去!好
多四十多岁的太太也去找徐小姐教呢。琴
是你们逼我学的,我才不想用它谋生呢!
像徐小姐那样不闷死人吗?从年轻教到现
在,教到老,教到死……”想到这里,她打
了个冷战。

妈妈常说她自己一身是病,所以冬馨
什么话都只敢在心里自言自语,她不想见
到妈妈哭。

可是中指还是没能及时甩到大拇指
前面去,一弹到那个小节就卡住了。巴赫

啊巴赫,你为什么非要费尽心思把六个音符塞到一拍里,为难一百多年后的人呢?

冬馨伸伸腰,找了个借口,说:“妈,我喝柠檬茶去。”进厨房去了。

只有这个借口能让她“独自去偷欢”,像刘德华的歌唱的那样。

刚过农历年不到一个月,天就暖和了,都是“厄尔尼诺”捣乱,叫气候反常了。冬馨倒了一大杯水慢慢啜着,觉得热,便推开窗子,让凉风吹进来。那一缕缕风,凉凉爽爽,拂在脸上、脖子上,把练琴带来的不开心都吹走了,满心都是轻松。

和着风,传来一阵笛声,悠悠扬扬的,柔柔韧韧的,那是让冬馨感到陌生的一种乐器和曲子。不过她能感受到笛音那种“意韵悠长”。和钢琴善于表现轻快、激越的情绪不同,笛子吹出的曲子有一种凄凉、细腻的情绪。那个乐手似乎有一肚愁肠,正借曲子诉说着一个故事,叫听的人心中也一阵凄凉。

冬馨屏着气跟着在心里哼了几句。阵阵夜风时而轻逸、时而刚劲,乐音也时而微弱、时而响亮,这反而有一种神秘的色彩。在这幢大厦住了几年,听过练钢琴、小



提琴、大提琴的，还有萨克斯，就是没听过这种拖曳飘逸的乐音。

冬馨探头往下望，她住的这个凌烟阁小区，是这一带有名的高级住宅，十来栋五层结构的楼房用高高的铁栅栏团团围着，栅栏外是一条不太宽的路，平时不行车，旁边有一个篮球场，还有一片三角草地。冬馨一家刚搬来时，那儿只有几棵摇摇摆摆的小树，几年过去已长成了一片绿林。马路尽头是一个廉租房社区。那里的人常到三角地流连，有的年轻人在那儿喧哗吵嚷，有时还带着录音机在那儿跳舞。

五年了，冬馨九岁搬来，还在念小学，可现在，她十四岁，升中三了。

妈妈不许冬馨到三角地那边去，说那里“人员复杂”，又说当年要不是有这么个廉租房社区，使周边环境扣了分，凌烟阁的楼价会更贵呢。

笛子声仿佛就是从三角地传出来的。望下去只见几盏灯在树叶缝中闪烁。笛音从树叶缝中挤出，倒像滤过似的清幽。吹笛子的是什么人？吹的又是什么曲子？

“你怎么呆在这儿不出去？”妈妈不知什么时候走进来，伸手去关窗，“关上！外



一阵悠扬而柔韧的笛声，挑动了少女宁冬馨心中莫名的思绪。

边灰尘大……”她疑惑地探头看看三角地，又看看冬馨，“下面有什么人吗？”

冬馨慌忙把话岔开：“冰箱怎么了？茶怎么不凉？”

“坏了。我买了个新的，明天才能送货。”妈妈还是疑疑惑惑的样子，“咦？今天三角地怎么水静鹅飞？”

“静？”冬馨心想，“你听不见有人在吹笛子吗？”不过她嘴上却说，“可不是吗？”

